

第七回 朱教頭病途被劫 鐵太歲黃府酬恩

詩曰：

躑躅征途苦，風寒透雪跡

黃金失曠野，孤客泣離地。

且說朱能直挑行李出了襄陽城，一路透遲不勝躑躅之苦。

歷三湘望九嶷，見煙水澄清，白雲蕩漾，行邁之際觸緒紛來。

不禁思鄉撩人，倍增煩惱。意起三冤未雪，餒魄淒其罔固風寒，嚴椿受累，不覺淚濺虎目，永沃雄心。傷感之餘，復加勞頓，漸覺雄食日減，神思不寧。加以秋颼砭肌，山風撲面，毒障攻心，目眩頭暈，行李沉重，在路上捱一步抖一步。欲尋歇店。

不期四望荒山，並無村舍。日將西墮，只得揀鬆陰樹下，鋪開被席，暫憩一宵。身中困倦，不覺睡熟。

卻說本處饑民作亂賊盜太多，忽有賊人數個，看見朱能單身睡熟，將他行李銀兩盡盜去了。朱能睡醒，不見行李銀兩，斯時憤火愈煎，呆立片時，忍不住英雄目撲下淚來。想到大冤未雪盤費一空，欲進不能欲退不得。憤哭一會，頭愈暈體愈重，想到極處大哭一場，不覺昏倒在地。曠野人稀，縱有過者皆疑其為死。適有山東歷城縣劉家村劉承恩開店為業，帶子二僕經過一見，忙命家人看視。見他面黃銷瘦，兩眶淚垂，喚叫不醒，試一撫摩心頭尚暖，承恩見此光景，知他是病虛昏憤。即命兩家人掖起，輸送更背背到店中。叫家人急煮稀粥，一面把臘丸姜湯灌救，一會扶置牀上，將棉被蓋過頭足，渾身兜緊不令透風。俄頃，藥氣流行，腹中作響，歎氣一聲，朱能已醒，睜目一看，見身臥牀上，四圍被褥，心中大疑，縱目外看，見牀下坐一老者，旁侍兩個家人，心忽豁然，意欲起身，無奈頭重體虛掙扎不得。忙止之曰：「客官，你病體虛勞，不宜妄動，還須靜臥。」俄報粥熟，即命家人遞進稀粥。朱能強起啜許，精神略爽，起立拜謝。承恩扶而止之，坐下各道鄉貫名姓，承恩曰：「朱兄貴籍襄陽，因何隻身帶病到此？」朱能見問，不禁潸潸淚下，把從前事粗述一番，復哽咽而言曰：「小子在家為權惡所害，出外為流賊所欺，氣憤荒郊，得蒙救濟，再造之德，永鏤胸膺。但恨黃金失散，進退維艱，三命沉冤，一人受苦，孤負了仗義的知交，空盼了捐金的父執，雪仇何日？旋舍何年？」說罷不禁歛歛。承恩慰曰：「朱兄貴體未痊，不宜過生悲感，還須調好尊恙，然後再圖復仇。」朱能曰：「裁及識荊便叨露腹病孱旅，客何以克當？」承恩曰：「人生世上孰無危急，顛沛之時，見而不援，此非人類。老拙生成義膽，養就慈心，抱與久熟於胸中，錢財每置之度外，朱兄務宜安心調養，些須供養何足掛懷，臧獲輩俱是老拙下人，倘有索需，不妨呼喚，老拙有事欠賠了。」即起身欲行，復細囑家人曰：「朱相公病臥在此，爾等須小心服侍，倘有所需不可怠慢。」說罷往外而去。朱能在劉家店得劉承恩延醫調治，經十餘日已身體如故，十分銜感。是晚，承恩置酒相賀，朱能避席而謝曰：「救死之恩方失銜結，復叨盛饌何以克當？」承恩曰：「朱兄乃當今豪傑之士，吉人天相，遇難輒有匡扶。老拙何功之有？」說罷舉杯相酬。酒至半酣，忽地半空嘹唳一聲，一群鴻雁向南飛去。朱能此際似刀攪心腸，攔不住淚滴如雨。承恩在席勸慰一番，朱能帶淚而言曰：「恩公感賜小子不應向隅，但觸景生悲，正自不能爾。回憶臨別時，老父在牢，諄諄致囑，只望進京告准，早把冤伸，豈料中途遇賊失去黃金，遂至進退維谷。今日老父在狴犴中不知怎樣懸盼，因思空身隻手怎樣赴京？興思及此能不鬱悒！」承恩慨然曰：「老拙天生熱腸，聞兄說出如許悲淒，恨不得舉囊相助，但進京部控，使費浩繁，非萬緡不能了事。自恨鞭長力薄，一時措辦不及耳。願兄少殺須臾，在老拙店中盤旋數月，俟圖機會再作計較。」朱能遜謝曰：「病餘之人得叨再造，已出非望，安敢復以口腹累公！」承恩曰：「朱兄是豪傑人何作此挽世話。大丈夫遇知交，有急傾挈囊相贈，豈不聞古人指困贈麥之事乎！老拙素具俠腸，恨不得朱兄早早赴部，今日屈留車駕，正不得已之末願耳。區區供養何須掛齒。」朱能改容謝曰：「恩公俠論頓開茅塞，雖古之四君不是過，只是受恩奢者心愈不安耳。」由此二人倍加愛敬。朱能從此安身在劉家店，按下不表。

卻說襄陽城南有一古寺，寺門臨近河邊，舊時河岸崩跌連門前石獅一隻沉落河中，只經十餘年，本年重修此寺。寺僧出賞格招人入水取此石獅，無數人在水尋摸竟尋不著。各人以為經歷許久必被順水沖去，於是各掉船艇把鐵鈹等物往下流尋鱷誰知連尋數里都尋不著，人人共說奇怪。是時鐵威在旁說道：「此事並非奇怪，尋之不著實因你們不曉物理之過還石獅非木頭竹器輕物可比，水流雖猛怎衝得去呢？此石獅實在原地，深掘必得。眾人問他何故，鐵威道：「石性堅重沙性鬆浮，石獅跌落水中以千百斤重物壓河底鬆沙，日積月累漸沉漸深，就在此地掘取，豈有不得。今沿河求取，豈不可笑。」眾人齊聲喝采道：「先生高見確然不差，大家就在這裡掘取罷了。」適值施賽全在旁笑道：「你們贊這位先生確論無差，在我見他是個不通之論。我勸你們不可信他言語，免至枉用工夫。」眾人那裡肯聽，即時下手齊掘，掘至將近一丈不見，復用長鑽插探都無蹤跡。於是眾人始知鐵威之言不驗，大服賽全有先見之明。

鐵威心中好放不下，遂向賽全請教。賽全道：「石獅落水多年，從下流尋取固屬可笑，即使就在原地掘取亦屬不通。」眾人道：「石獅沉水難道飛去不成？」賽全道：「石獅不是精怪，未必能飛，你們試向上流尋之必得。」眾人不信，齊聲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鐵威向眾人說道：「你們不妨依他，試從上尋鱷尋之不得，然後笑他妄言，方可服其心而啞其口。」眾人嫌枉費用工，仍然不肯。賽全道：「天下事隨俗者易信，特見者招疑。古人所謂德高謗興，道高毀來是也。今日之事，非有格物窮理之學，必不知其緣故，怪不得你們不信。待我親掉船艇向上流尋取，以破其疑案。」寺僧見他說得有理，即命掉船一隻與賽全，依法尋鱷賽全命舟人掉往上流，一路插探向上流最低處尋取，果然尋不過半里，即尋著。眾人大喜，想設法用力絞鱷賽全見水不甚深，即時脫了衣服跳下水中，雙手用力一抽，乘著水勢抽至水面，復出，盡生平之力抽至舟中，推到岸，向寺僧領賞。於是眾人齊聲問他在上流頭是何緣故，賽全道：「石性堅重，沙性鬆浮，水沖石石不動，水力撞石其勢反激，必蕩崩石腳鬆沙，變成坎穴。漸崩漸闊，闊過石半，其石必倒跌水中。如是再衝再崩再跌，跌至十餘年，故石獅在上流數十丈。可見天下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。怎可執一偏據一理以斷事呢？我每笑宋儒據理談天，自謂能窮造化陰陽之本，他講論日月五星確確鑿鑿瞭如指掌，猶如鐵先生石獅一般，人人信從。豈知依理推籌日月交食多有不驗。宋朝曆法屢改屢差，及至元朝郭守敬創造各項器皿測影觀星，考驗交食一毫不差，然後知宋朝大儒實全然不曉此事。即邵康節精通數學，亦不過把奇偶方圓揣歷想象是非，從推步而知日月五星有形象可見，如石獅一樣都不能憑理而斷，何況太極先天無影無形之論，怎好盡信呢？」眾人於是大服。鐵威見他識見議論件件超群又膂力異常，知他是個大儒，遂將石獅尋出，

與他相交，想做個心腹手足之友，故賽全常到鐵家出入，啟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繡球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